

平校一個老學生的感言

兆 蓉

今天是交通大學六十三週年校慶日，也就是平校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日，在這五十年過程當中，時局有許多滄桑，人事有無窮變幻，真如白雲蒼狗，不可究詰！

記得孔尚任作的桃花扇詞句，內云：「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晚，秦淮水榭花開早，誰知道容易冰消，眼看他起朱樓，眼看他燕窩客，眼看他樓塌了，這青苔白玉堆，俺更睡風流覺，將五十年興亡看飽，那烏衣巷不姓王，莫愁湖鬼夜哭，鳳凰臺樓臺鳥，殘山夢最真，舊景難丟掉，……」；從一眼看他起朱樓「到一眼看他樓塌了」，僅是短短的三句，却道盡五十年間的興亡事蹟，此情此景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大抵皆然，實在有些令人哀感與傷痛啊！

閑話休說，言歸正傳：從前北京郵傳部鐵路傳習所，是北平交通大學的前身，創辦於滿清宣統元年，首次招生，分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廣州、漢口、鄭州等地，我係在鄭州報名投考被取入校，校中分設高等英文班與高等法文班二種，教授多數聘請英法籍人，課本講義亦均用英法文字，當時郵傳部尚書是徐世昌，左右兩侍郎是沈雲沛、吳郁生，監督（即今的校長）是章樞，號一山，浙江寧海人，光緒三十年甲辰科的進士，詩、文、詞、造詣都很深，著有一「山文存」等書行世，海內稱之為一代通儒，官至學部左丞，生平致力於教育文化，澹泊寧靜、不重名利，鼎革後，隱於滬濱，以文酒自娛，不求仕進。

當平校開學之日，郵傳部十分重視這個新設立專

為培植交通人才的學府，由徐世昌率同重要部員，衣冠整肅，翎頂輝煌，親臨致詞，典禮極為隆重，這種盛大的局面，至今好像還在眼前似的！

辛亥革命，全國震動，京津一帶，人心惶惶，平校不得不暫行停課，同學星散殆盡，民元，大局粗定，乃復召集同學回京，繼續開課，即於是年底舉行畢業。

我忝為平校高等法文班第一期畢業生，歷在平漢、粵漢各鐵路及鐵道部先後任職達二十餘年之久；抗戰軍興，避寇入川，迨勝利復員，適返金陵，繼而赤禍猖狂，風雲變色，我由南京倉皇來臺，棲身海角，寂寞寡歡，回想我們英法文班第一期同學共百餘人，都羈留大陸，鐵幕低垂，其存其歿，莫得聞知，展轉懷念，惟有縈於夢境而已！故我前年曾作懷民前平校同班同學詩云：「燕京同硯舊因緣，裙屐翩翩盡少年，今日海濱餘一叟，不堪回首紀元前！」這不過聊抒我衷心的真情！

時光如白駒過隙，一轉眼到了五十年，我南北奔馳，天涯浪迹，於交通事業，毫無建樹，於國家社會，亦鮮貢獻，現已垂垂老矣，益覺不能稍盡綿薄之力，不免有「獨立蒼茫，時不我與」之歎！尤其陸沉已屆十年，反攻不容再緩，我只盼望在臺各同學，勿忘在莒，薪膽共嘗，一齊努力前途，則光華復旦之期，自不在遠啊！

同學會要我在校慶日寫一點文字，以為紀念，匆卒之間催稿甚急，拉雜書此，略抒所懷，聊以塞責，便當作我這個老學生的感言，罷了！